

近代西北方志方言文献中的“语助词”

莫超

(兰州城市学院 西北方言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清末及民国期间,记载语助词的西北方志方言文献共有13种30条;从其对语气词的归类 and 讨论中可知,语气词包含的范围较广,至少可以对应于现今三种语法类别,即语气词、叹词、词缀。

关键词:方志文献;语助词;语法类别

中图分类号: H1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020(2012)06-024-03

一、引言

本文之近代,指清代及民国期间;西北,指现今西北五省(区);方志方言文献,指地方志中包含方言的文献。

现存西北涉及方言材料的方志刊本,年代多较晚近。迄今所见最早记载西北方言的志书是雍正13年(1735)刊行的《陕西通志》、乾隆期间的《同官县志》(十卷)、《华阴县志》(二十二卷首一卷)、《西和县新志》(四卷)。其余都为清道光以后编纂。总计74种。其中陕西省含方言的地方志二十六种(清代11种,民国15种),甘肃省含方言的地方志42种(清代13种,民国29种),宁夏回族自治区含方言的地方志5种(清代1种,民国4种),青海省含方言的地方志1种(民国期间)。

二、记录和讨论语助词的方志

最早记载“语助词”的西北方志方言文献是升允等修、安维峻等纂,刊刻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甘肃新通志一百卷首五卷》,这也是清代唯一记录语气词的方志方言文献。在其卷十一“舆地志·风俗”中的方言条目中记载了两条:

(1)“嘎哒,语助词。”

(2)“儿,本小子之称,俗指物皆带一“儿”字,竟似语助辞,如钱儿、帽儿、房儿、棹儿、耳坠儿、手钏儿之类。”

民国期间,记录和讨论语助词的方志较多,按时间先后梳理,计有12种,并内容排列如次:

1. 马福祥修,王之臣纂《朔方道志三十一卷》,民国十五年(1926)天津华泰印书馆铅印本八册,甘肃省图书馆藏,其卷三“舆地志·风俗·附方言”。其中记了两条:

(1)“子,本子孙之称,俗指物皆带一子字,竟似语助词。如房子、帽子、棹子、盆子之类。”

(2)“热头,俗呼太阳为热,即日也,头为语助词。”

2. 张振江纂《泾川县采访录》,又名《造赈泾川县采访县治各项事件清册》,民国十九年(1930)(写本一册),其“方言”记一条:“哪哪,语助词”。

3. 桑丹桂等修,陈国栋等纂《重修隆德县志四卷》,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至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修(石印本),其中记一条:“啦啦,语助词,又惊怪之词,亦有转作‘呐呐’者”。

4. 刘郁芬等修,杨思、张维等纂《甘肃通志稿一百三十卷首一卷》,民国二十年(1931)原稿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定稿本,在卷三十“民族·十·方言”中记五条:

(1)今人寻常相别时曰“你缓着”或“你忙着”“你坐着”等语,末一字音在“之”、“者”之间,实“只”字也。《说文》:“只,语已词。从口,象气下引之形”,《诗》:“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亦通作“止”。

(2)凡发声字及语间词、语助词、语已词等字,今通俗文中则有“呢、吗、吧、呵、噠、哩、那、末、啦”等字,足见人事日繁,语言转变,必有孳乳之字。以为应用,若一一以雅诂释之,不免穿凿附会。戴震谓“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疑于义者,以声求之”,洵通论也。凡此类方言不再屡举。《说文》:“哉,言之间也”。言之间,即今所谓语助辞。

(3)今谓叹声曰“咳”,即“欬、繫、伊、意、噫”等字也。《说文》:“欬,皆也”(《广韵》云“叹也”)。唉,应也。《史记·项羽本纪》:“唉!竖子不足与谋”。《左传》:“尔有母遗,繫我独无”,即“嗜!我独无母可遗”。“繫!伯舅是赖”,即“嗜!惟赖伯舅”。故杜预云“语助辞”。

(4)今言“可呢、不可呢、好呢、坏呢”,凡语末之“呢”,即“尔”字也(如尔即你是也。日母泥母相通)。《说文》作“尔”,云辞之必然也。

(5)凉州语末多有“撒”音,如言“走撒、跑撒、吃撒、喝撒、来撒、去撒、知道撒”之类是也。撒即“旃”字(旃亦作“旃”,与专擅之擅得声同)。《诗》:“舍旃舍旃”,即“捨撒捨撒”,“上慎旗哉”,即“谨慎者撒”,“勉旃”即“勉力撒”。扬雄文“举兹以旃,不亦宝乎?”即举起这个重用撒,不亦可宝贵么?兰州语音近

收稿日期:2012-10-08

基金项目:1.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10z&122)阶段性研究成果;2.教育部项目“西北方言文献研究”(09YJA74005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莫超(1963—),男,甘肃文县人,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与方言学、古典文献学。

擅,缓言则曰“沙答”。

5. 张精义纂,陆为公、杨季熊整理之《庆阳县志稿》,民国二十年(1931)修(未刊行),其卷三“民俗·方言”中记一条:“加,助语词。(‘嗟’也,也做‘嘎’)”

6. 钱史彤等修,焦国理、慕寿祺纂《重修镇原县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兰州俊华印书馆铅印本,其卷二“民族”中“语言”中记一条:

“角,镇原如字,读正音也,惟语助辞太多。秦椒则辣角子。他如墙角角子,棹子角角子之类,男妇皆然,未易更改。兰州读为各音,总角则曰各儿,从俗也。”

7. 进士刘庆笃,举人张济川纂《会宁县志续编》,民国十二年(1923)至二十七年(1938)修成(抄本),在其“风俗·方言”中记一条:“这个:语助词。县城人多有此语。”(按:相当于说话中的衬词,口头禅)

8. 余正东修,黎锦熙纂《同官县志三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三十三年(1944)同官县政府铅印本。在其《方言》中记一条:“么(疑问语助,轻)”。

9. 余正东修,黎锦熙、吴致勋纂《洛川县志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三十三年(1944)泰华印刷厂铅印本,其卷二十四“方言谣谚”中记“语助词”三条:

(1)决定语助多用“哩”,字一作“咧”,更示精确则用“嚙”,字或亦作“么”。

(2)商榷语助甚少。“吧(罢)”极少用,故辞气突兀而少宛转。

(3)应诺之词曰“嗯嚙”,犹云“是”、“是的”。

10. 余正东纂,黎锦熙校订《宜川县志二十七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三十三年(1944)铅印本,在“方言”中列举“语助词”三条:

(1)表语气完结曰“啦”(去声)。如云:“有钱的卖不下柿子就跑回来啦!”。有时故作问语之语尾声亦用“啦”。其调先扬后降。如云:“你在这里看柿子啦?”

(2)表明决曰“哩”(阴平)。如云:“亲戚盼有哩!”“穷汉说:是哩!”

(3)表推断证据曰“呀吧”。如云:“你拿筷子来要吃饭呀吧?”“天阴了下雨呀吧?”

11. 慕少堂著《甘宁青方言录》,亦名《甘宁青恒言录》,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左右,未刊行。记录六条:

(1)阿们哩:不知而询问之辞,犹言“做什么呢”,河州汉口口头语。阿,语助词。(《甘宁青方言录·临夏县方言》)

(2)蛮奴才:骂人之词也,“蛮奴”与“伢奴”等,才,语助词。(《甘宁青方言录·陇西各县方言》)

(3)别说里:别,别人家也,不言“人家”者,省文也;“说”,说话也;“里”,语助词。此庆阳县方言。(《甘宁青方言录·陇东各县方言》)

(4)到儿:语助词,代表“里”字,如言“呵到儿、这到儿”之类,又“到儿”即“那里、这里”,又“里”之意。

(5)卡:语助词,如言“做嘎卡、做这卡”,又代表“去”字,如言“呵到儿卡、这到儿卡”,又“到儿卡”即“那里去、这里去”,又“里去”之意。

(6)格:语助词,如言“这格、那格”。

以上三条均出自《甘宁青方言录·西固县方言》。按:西固县,即今舟曲县。

12. 杰三郭汉儒编《重修定西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三十五(1946)至三十七年(1948)编纂,抄本,在“民族志·方言”中记三条:

(1)阳婆,太阳也,又谓热头,热日音,头,语助词,故呼太阳为热头。

(2)紃不来,指人或物在此处也。(语助词,咏)

(3)瞎查了,了谓潦音,语助词,已经坏得不可救济,谓瞎查了。

三、对所记“语助词”的分析

十三种方志中,“语助词”名称出现计17次,分别是《甘肃新通志一百卷首五卷》(1次)、《朔方道志三十一卷》(2次)、《泾川县采访录》(1次)、《重修隆德县志四卷》(1次)、《甘肃通志稿一百三十卷首一卷》(1次)、《会宁县志续编》(1次)、《庆阳县志稿》(1次)、《甘宁青方言录》(6次)、《重修定西县志三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3次);“语助辞”名称出现4次,分别是《甘肃新通志一百卷首五卷》(1次)、《甘肃通志稿一百三十卷首一卷》(2次)、《重修镇原县志》(1次)。

“语助词”的作用是什么呢?

语助词,按现今的专业解释,是在句中表示停顿,或在句末表示语气的虚词。但是在方志方言文献中,对其作用的描述是不一致的,主要包含了三类:

(一)语气词。在志书中,也称“语尾词”,对应于现今表示语气的词。例如《甘肃通志稿一百三十卷首一卷》中云:

今人寻常相别时曰“你缓着”或“你忙着”“你坐着”等语,末一字音在“之”、“者”之间,实“只”字也。《说文》:“只,语已词。从口,象气下引之形”,《诗》:“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亦通作“止”。

这里,“母也天只”的“只”分析为语气词很合适,表示的显然是感叹语气。但前面“你坐着”的“着”,除了在句末收煞语气,还兼有动态助词的功能。

(二)叹词。叹词是表示感叹、应答的一种词类。上述部分方志中分析为“语助词”的个别词,实际等于叹词。例如《泾川县采访录》中的“哪哪,语助词”,《重修隆德县志四卷》中的“啦啦哩,语助词,又惊怪之词,亦有转作‘呐呐’者”。均属此类。个别方志细分出了表“叹声”的一小类,如《甘肃通志稿一百三十卷首一卷》中云:“今谓叹声曰‘咳’,即‘歎、繁、伊、意、噫’等字也”。可能认为这种这种语气词的功能有一定的特点,是语气词中的“附类”。

(三)词缀。词缀是附着在词根上的虚语素,起构词作用。上述方志中分析为“语助词”的部分词,实为词缀。例如《甘肃新通志一百卷首五卷》中云:“儿,本小子之称,俗指物皆带一‘儿’字,竟似语助辞,如钱儿、帽儿、房儿、棹儿、耳坠儿、手钏儿之类。”《朔方道志三十一卷》中列举的两条“语助词”均属此类:“子,本子孙之称,俗指物皆带一子字,竟似语助词。如房子、帽子、棹子、盆子之类。”“热头,俗呼太阳为热,即日也,头为语助词。”

除此三类以外,方志文献中列举的“语气词”个别还有分属疑问代词、句中衬词的。前者如《甘宁青方言录·临夏县方言》所记的“阿们俚,不知而询问之辞,犹言‘做什么呢’,河州汉回口头语。阿,语助词。”“阿”,实为疑问代词“怎”。后者如《会宁县志续编》云:“这个:语助词。县城人多有此语。”《甘宁青方言录·西固县方言》云:“格:语助词,如言‘这格、那格’”。其中“这个、这格、那格”均属于有些人说话中常夹杂的衬词,

没有实在含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末民初西北方志方言文献中语气词实际是没有词汇意义,或词汇意义较虚的一些语法成分,分词法成分与句法成分两类,词法成分主要是词缀和语气词,句法成分主要是作独立语的叹词和极少量的衬词。

Introduction of Expletives in Modern Northwest Local Dialect Literature

MO Chao

(Northwest Dialect Research Center of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A total of 30 expletive terms categorized as 13 species were recorded in the Northwest dialect literatures throughou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China Republic period. The author learned from the literature's classification of and discussion on expletive terms that these mood terms contain a wide range of dialects' tones, which can correspond to at least thre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namely the modal particles, interjections and affix.

Key words: dialect literature; expletive terms; grammar

责任编辑:魏 琴